四庫全書

史部

雍録卷八

宋 程大昌 撰

職官

清臺

漢志武帝造太初歷即上林清臺課候惟太初歷密是其處也則清臺也者葢在上林苑中矣黄圖曰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漢始曰清臺後更名曰靈臺郭延生述征記曰長安宫南有靈臺者髙十五仭上有張衡所制

渾儀相風銅烏又有銅表題云太初四年造呂圖曰漢舊城外有靈臺北與未央宫對水經亦曰城南漕渠有漢靈臺故延生書其所見亦曰在宫之南也然則漢世城西之上林城南之漕渠皆有候景之臺也或曰清臺或曰靈臺名稱不一耳然銅表之立既在太初即是武帝定歷之初矣至銅渾儀則云張衡所造衡之所造地運儀在後漢順帝陽嘉元年其時帝都不在長安或者衡儀已成亦分置長安候臺耶

西京太學

晉灼釋曲臺曰西京無太學故於曲臺行大射禮儒林傳公孫弘舉制書請置博士弟子員凡民在京師而選補及郡國貢送來入京師皆隸太常夫惟選貢弟子皆隸太常則灼謂西京無太學者信矣然史贊武帝明曰作明堂興太學則安得謂西京為無太學也若太學雖嘗建置而隸屬太常則不可知耳儒林傳載成帝時或有言者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孔子之三千人則是太

學嘗有弟子員矣弟子有員則安得全無區舍也夫班固明以爲有而晉灼乃遂云無者何也當是太學生員送補教養奏用皆屬奉常可由末以推本也漢之博士皆隷太常而不以太學冠銜則可見矣儒林傳又言昭宣元帝皆增弟子員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既曰用度不足則又嘗給之日食矣至王莽乃始大治區舍於城南外郭故吕圖漕渠南亦有太學而非武帝時太學矣上林别有槐市士以土物來者皆即市以鬻

藁街 都亭驛

武帝斬南越王傅介子斬樓蘭王皆垂其首北闕北闕未央北門也陳湯斬郅支單于上疏乞垂之藁街蠻夷邸間諸家無言藁街之在何地者唐都亭驛即蠻夷邸矣在朱雀街西與鴻臚寺近

吏部選院

尚書省在朱雀門北正街之東自占一坊六部附隷其旁呂圖及長安志尚書省之南别有吏部選院與禮部

選院皆出尚書省六曹治所之外也長安志曰以在尚書省之南亦曰吏部南院選人看牓之所也六典吏部員外郎掌選院謂之南曹注云其曹在選曹之南故謂之南曹也唐世選法不似今時日日引選每遇四時當受選時别出本曹治廨之外於南院引集焉選事正舉時却云選門閉者閉門以防請託也黜陟既定院以無事却曰選門開者事竟而禁弛也故語有選門開閉之異也院外别有列牓之所告以留黜也故其所亦謂之

看牓

禮部南院 貢院

禮部既附尚書省矣省前一坊别有禮部南院者即貢院也長安志曰四方貢舉所會其説是也今世淡墨書進士牓首列爲四字曰禮部貢院者唐世遺則也則唐世已嘗名南院以爲貢院矣有試其中而賦詩曰才到第三條燭盡南宫風月畫難成則以試所爲南宫也或謂尚書省六部皆在北省之南故禮部郎爲南宫舍人

也唐初試進士皆屬考功後因員外郎李昂爲舉子所辱朝廷以考功權輕改用禮部侍郎典之即南院是其考選之地矣若正用禮部侍郎典試其結銜則曰知貢舉或委它官爲之則其結銜曰權知貢舉言此本禮部侍郎職任而它官來典者皆爲攝事也有列牓之地如吏部

諫坡一

唐制自諫議大夫進遷始爲給事中而其龍尾道上兩

省供奉官之立班也諫議顧在給事中上故裴吉之為諫議也吉本名從人從吉供奉班中共謔之曰饒伊上坡却須下坡言今為諫議雖驟班給事之上及其遷為給事班反在下也吉喻其謔則曰以我不可何不拽下拽者挽之使居給事之下言班雖退下一等而其職位却是遷進也因話錄今世通呼諫議為諫坡葢起於此坡者含元殿前龍尾道坡陀而高者也唐制散騎常侍中書門下侍郎諫議給舍兩史遺闕通事官皆名兩省而其職則

供奉也此之兩省供奉也者常在人主左右侍奉宣傳掌執應對不可暫闕故每御含元則宰相及兩省官於未索扇前立欄檻之內及扇開便侍立於香案之前取其先上而備供奉於事便也此其立班所以皆在坡上也上坡下坡即以班列高下爲言也見會要貞元二年中書門下省奏

諫坡二

等之其爲兩省焉高下固有定序而立班之時諫議在給事上者有爲爲之也會昌二年牛僧孺等奏曰六典

諫議在隋從五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歷間升門下中書侍郎為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望升諫議為正四品以補其闕詔從其奏則是諫議班乎給事之上者偶因大歷間四品闕官而從五品越取諫議充入四品以補其闕也以品敘班故諫議越立給事之上也然而班雖暫上而其進遷之序猶仍舊不改於是方為諫議則班乎給事之上以其嘗從五品而升補四品故也及其進遷則諫議復在給事之下以其官品同在五品而位序

在下故也此上陂下陂之詳也至周顯德五年敕諫議依舊正五品上班在給事下其說曰諫議雖升班給事之上及其遷拜官雖叙遷位則降等故改正焉則諫議升班降班其首末悉昭然矣

蛾眉班

沈括筆談曰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國初供奉班於百官前横列王溥罷相為東宫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後太祖見之以為不倫遂降命令供奉班

依舊等叙立慶歷賈安公爲中丞以東西班對拜爲非禮復令横行至今初叙班則分立百官班定乃轉班横行參罷復分立百官班退乃出者采用舊制也予惟人臣會朝不對黼扆拜君而東西自相對拜誠爲非禮然而究尋其初則有以矣會要曰會昌二年中書門下奏元日御含元殿百官就列惟宰相及兩省官皆未索扇前立於欄檻之内及扇開便侍立於御前三朝大慶百官稱賀惟宰相侍臣同介胄武夫不拜至尊酌於禮意

事未得中臣等請御殿日昧爽宰相兩省官對班於香案前俟扇開通事贊兩省官再拜拜訖升殿侍立從之案此則兩省官為供奉者自會昌以前每朝叙班則對立龍尾道上欄檻之內俟駕坐則遂升殿立侍元不曾拜自會昌立儀定制之後其兩班對立者乃始再拜而其拜元不離位故班既東西對立而拜亦東西相向也此所以不面扆坐而蛾眉其偶也世人但見已行之制而不知立制之因故於東西自相對拜共覺其異而於

東西自相對立不知究其本所以異也本朝距唐中隔五代此之因革不能詳傳故賈安公雖訝對拜之不倫而不能知對拜之所起故能究正拜禮而不敢全廢對立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宜其無據以伸折衷也供奉官之立名以其所從執掌者如唾壺筆槖殿上扶掖版奏嚴辦皆人主出入起居之所首須故視朝之初它官未及接侍而此之供奉亟上聽命也故對班之初不立平地而立乎龍尾道之上者取其升殿蚤疾也

侍從一

漢世之謂侍從者以其職掌近君也行幸則隨從在宮則陪侍故總攝凡最而以侍從名之也武帝之詔嚴助曰君厭直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助時為中大夫是之謂中朝臣中朝臣者唐以來名內諸司也謂其職任得在內朝故皆冠以中字也郭舍人瓟東方朔曰朔詆天子從官武帝謂竇太主曰但恐羣臣從官多為主費司馬遷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之所戲弄也

此在漢世雖皆以侍從名之特以常在左右如前所云耳皆非今世之謂侍從者也今世侍從漢之九卿也張安世持槖簪筆事孝武皇帝十數年者此即今世侍從之事也葢安世嘗為光禄勲後又有大司馬車騎將軍也若摘漢語以稱今世侍從則簪槖正其事矣今時侍從又名兩制兩制者分掌内外兩制也内制為翰林學士外制為中書舍人在元祐未置權侍郎以前自中書舍人已上方為侍從也故率内外制而名其官所以别

乎漢世之侍從而未為九卿者也今制七寺卿既為庶官若以九卿爲侍從則輕重晦雜非一見可了故别名兩制也漢語又有法從者出楊雄傳曰成帝時趙昭儀方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屬車豹尾中故雄為賦以風師古曰法從者言以法當從也又一說曰從法駕也二說皆似可通言而實不然也

侍從二

蔡邕獨斷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

駕有法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屬車八十一乘在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備之百官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中興以來希用之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屬車三十六乘小駕祠宗廟則用之案邕此記則惟郊天甘泉乃是大駕大駕行則公卿皆從若用法駕已下則公卿不從矣然則凡泛引漢法從語以言今時兩制侍從者似未安也葢公卿不從法駕而從大駕故也若夫趙昭儀之謂法從者慮鹵簿中有後宮焉

人或非之故立為之名而曰法從也言天子在行則其宫貴皆當以法得從也楊雄見之果設卻妃之諷則其預立此名蓋以自文本非公卿扈行正語也若司馬遷謂從上上雍者九卿固多在行而九卿不盡在法駕之内也遷與任安書曰卿者僕亦嘗厠下大夫之列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然以其得在鹵簿中故武帝上雍亦得名為從上焉耳服虔曰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已前皆為省

中庱之此言即蔡邕所載漢制也扈從在豹尾以前者得與今侍從比而他官非也唐世鹵簿正用漢制其行列先後品列在儀衛志甚詳

唐兩省

東坡云元祐元年余為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白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作小亭種竹開窻東

通騎省與李常侍隔窗小飲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
窗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嘆也予按樂天
西掖詩云結託白鬚伴因依青竹叢題詩新壁上過酒
小窗中其謂開窗過酒者是從本省之地開窗以通本
省右常侍之直而隔窗對飲非能自西掖開窗以與東
省之左常侍對飲也按六典宣政殿前有兩廡兩廡各
自有門其東曰日華日華之東則門下省也以其地居
殿廡之左故又曰左省也凡兩省官繫銜以左者如左

散騎左諫議給事中皆其屬也西廊有門曰月華月華之西即中書省也凡繫銜為右者如右諫議右常侍中書舍人則其屬也故東西兩省皆有騎省為其各分左右而常侍亦分左右也樂天之為舍人也雖嘗自西掖北院開牕以通騎省而其所通者本省散騎之直非東省常侍之直也東騎省自在日華門之東而西騎省亦在月華門之西日華月華門內有宣政殿據間其中而兩省又遂分處日華月華之外無由止隔一窓而可以

度酒對飲也其曰開窻通東騎省者當是右騎省直舍在舍人院東其南面有戸而北面無之故樂天遂於省北刱亭而鑿右騎省牖以過酒巵也凡此所引皆宣政殿下東西兩省位置也别有中書門下外省者又在承天門外兩省官亦分左右各為廨舍而承天門前有朱雀街東省則處街左西省則處街右中間正隔通衢愈無鑿壁過酒之理也老杜詩曰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其曰散者分班而出東西各歸其廨也然則東掖所

謂西掖可通騎省者恐别有所見也

政事堂

政事堂在東省屬門下自中宗後徙堂於中書省則堂在右省也按裴炎傳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為司空房玄齡為僕射魏徵為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中宗時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杜甫為左拾遺作紫宸殿退朝詩云宫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鳳池者中

書也左省官方自宮中退朝而出則歸東省者以本省
言也已又送夔龍集於鳳池者殆東省官集政事堂白
六押事耶杜之爲左拾遺也在中宗後肅宗時則政事
堂已在中書矣故出東省而集於西省者就政事堂見
宰相也爲其官於東省而越至西省故文昌錄於此闕
疑也岑參爲右補闕與杜同時故杜答參詩曰窈窕清
禁闥罷朝歸不同言分東西班各退歸本省也又曰君
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則是宰相罷朝由月華門出而

入中書凡西省官亦隨丞相出西也若左省官仍自東出故曰我往日華東也

侍制次對

閻本圖待制有院在宣政殿之東少陽院之西葢放漢世待詔立此官稱也武后名曌音照故凡詔皆改為制而待詔亦為待制也永徽六年許敬宗以洪文舘學士每日待制於武德殿西門此之名為待制者亦追用改制後事以為稱呼耳高宗永徽時未名待制也顯慶四年

李巢等待詔洪文尚稱待詔至文明元年以京官五品為之則名待制（文明武后年號）即待詔待制之分其時之先後可攷也正元七年詔每御延英令諸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俄又令常參官每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則是待制之外又别有巡對也於是正為待制者即諸司長官也上文以二人奏本司事者是也至其名為巡對者未為長官而在常參之數亦得更迭引對者也其曰次對者即巡對官許亞次待制而俟對者也則次

對不得正爲待制矣元和元年武元衡奏曰正衙已有
待制官兩員正元七年又有次對難議兩置詔今後每
坐日兩人待制正衙退後於延英候對中書門下御史
臺官依故事並不待制則是自正衙兩人待制以外凡
德宗所置次對皆罷矣夫謂兩人待制者諸司長官也
中書門下御史臺官則是未爲長官而預常參者也自
此兩等不可混合今人作文凡言待制者皆以次對名
之則恐未審也然其稱謂既熟雖唐人亦自不辨開成

中敕今後遇入閤日次對官未要隨班出並於東階松木下立侍宰臣奏事退令齊至香案前各奏本司公事左右史待次對官奏事訖同出按此所言則嘗以諸司長官之待制者名為次對矣若究其始則實誤以待制為次對也

待漏院

故事建福門在大明宮丹鳳門東望仙門在丹鳳門西昏而閉五更五點而啓至德中有吐蕃自金吾仗亡命因敕晚開寀相

待漏太僕寺車坊元和元年初置百官待漏院各據班品為次在建福門外候禁門啓入朝

郎官印匱

南部新書曰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郎官交印時吏人繫之於臂以相授頗覺為煩楊虞卿任吏部員外郎始置匱加鐍以貯之人人以為便至今不改按古者居此官即佩此印印有組常繫腰垂之一日去官即解印而上諸有司故漢語所謂丈二之組方寸之印者

是也組所以繫也銀青金紫亦其事也後世當官不佩印故始時付之典吏而又加匱封貯以取便逸失古逺矣

軍制

漢南北軍及畿内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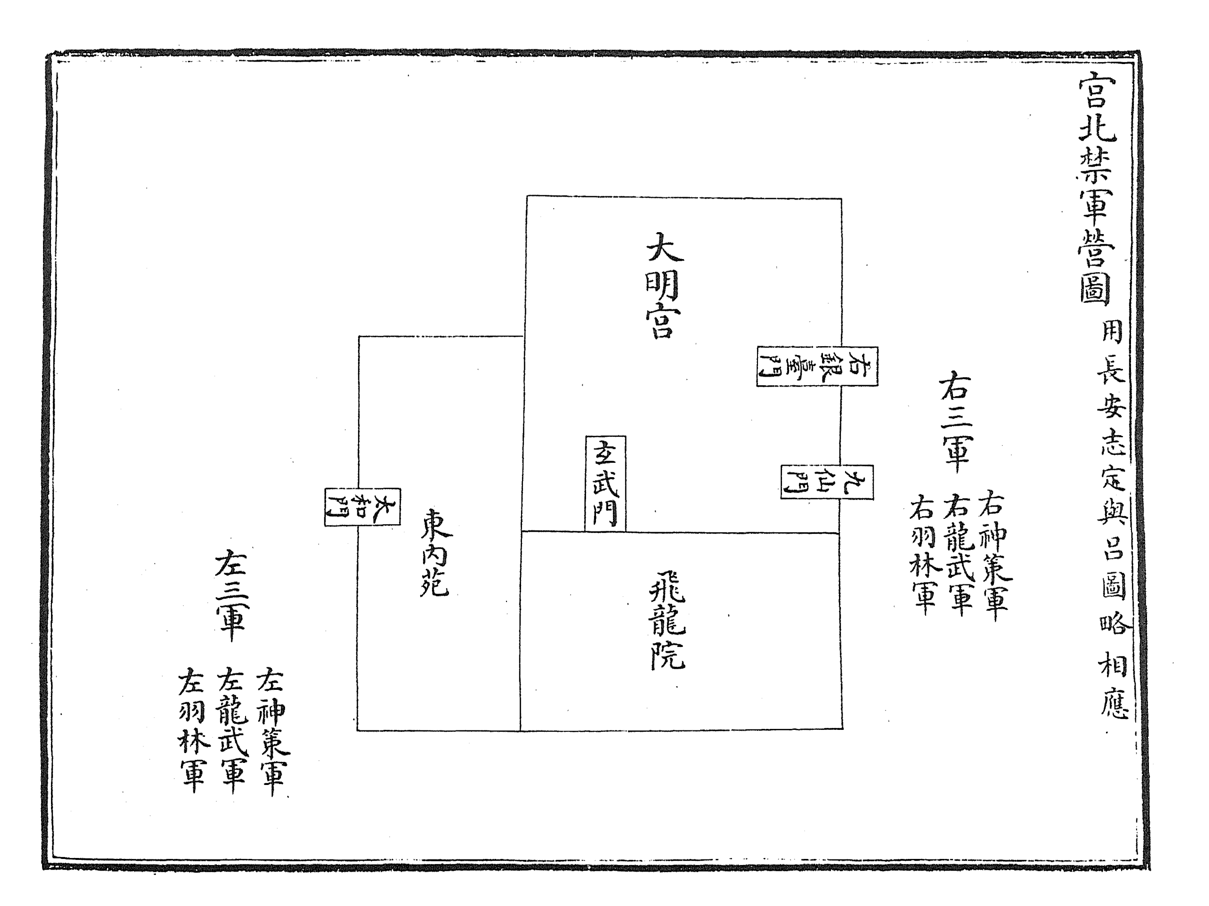
漢有南北軍循其名而思之知其扈衛屯營决相南北矣而史家不嘗分别其地何在也按漢制有衛尉總掌宫中衛士故百官表曰掌宫門衛屯兵也又曰長樂甘

泉建章各有衛尉而不常置則知表之所叙衛尉也其職掌宫屬皆指未央衛尉也表書其職既曰掌宫衛屯兵則凡未央一宫衛士不問在南在北皆當入其統隷矣然以武帝兵制考之八屯之中有中壘校尉者專掌北軍壘門内事則是衛兵之在宫北者自屬中壘校尉不屬衛尉也予於是得南北分軍之以而武帝以前兵制亦可推求也吕后紀周勃以節得入北軍軍皆左袒為劉氏則吕禄之軍見奪於勃者是為北軍矣紀又曰

勃已入北軍尚有南軍乃使劉章監軍門而别遣平陽侯吉衛尉毋納吕産殿門故劉章得以殺産於未央殿門之外也夫惟未得南軍而使衛尉毋納吕産則衛尉所掌是為南軍矣又使劉章往監軍門而吕産不得遂入未央殿門則劉章所監之門亦南軍之門也然則吕后之時未有中壘校尉已有北軍矣北軍已為周勃所奪而南軍尚不及知足以見高祖立制之初分名南北不使専隷一官其所隄防深矣特至武帝乃始明立中

壘之名使爲北軍主帥焉耳此外都城之内别有金吾即中尉司隸羽林期門虎賁城門校尉皆典兵官而非宫中衛兵也其八屯校尉實有九屯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已見上文射聲虎賁屯騎當在城中而四屯悉在城外故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之兵越騎校尉掌越人内附之騎長水校尉則掌胡騎之在長水宣曲者也軍騎校尉則掌胡騎之在池陽者也總都城而言所屯之方則上林在城西南長水宣曲在城東南胡騎在城北渭水之外是爲漢家

都城兵制之大略也宣曲固在城東而城西昆明池旁亦有宣曲然而長水校尉所掌必在城東為其與長水相附並也



宮北禁軍營圖
用長安志定與呂圖略相應
大明宮
右銀臺門
九仙門
玄武門
太和門
東內苑
飛龍院
右三軍
右神策軍
右龍武軍
右羽林軍
左三軍
左神策軍
左龍武軍
左羽林軍

唐南北軍

唐制凡曰禁軍者總南北衙言之也南衙即諸衙之屯于宫南者也北衙即北軍之在禁苑者也此之列屯吕圖載之甚明葢諸衛營在太極宫前朱雀門内而北軍左右兩軍皆在苑内左軍在内東苑之東大明宫苑東也右軍在九仙門之西九仙門在内西苑東北角凡此諸衛皆調關内府兵以供役使故府兵分為十道無事則散處關内有急則號召為用諸衛官皆得領之故號

南衙也北軍之衆亦從衛兵中選用其法刱於太宗之飛騎其後羽林龍武神策神威之類皆北軍也此其大畧也五王之誅二張玄宗之平韋氏皆資北軍為用肅宗以後名制多所增廢惟羽林龍武神策神威最盛總號曰左右十軍邊將此軍出戍給賜比它軍皆多三倍緣此諸將皆請遥隷神策上行營亦皆統諸中人矣僖宗時田令孜為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則南北衛兵皆統故其勢大盛遂至於不可制御也李揆

之在貞元中嘗因李輔國選羽林以為徼廵固嘗預言其禍矣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以相倂今用羽林代金吾警有非常何以制之其議遂寢嗚呼此正唐末倒持之禍之所從始也揆能先事而言揆賢也哉

左右龍武軍

睿宗時置即太宗時飛騎也衣五色袍乘六閑駮馬武皮韉武者虎也唐祖諱虎故曰龍武龍武者龍虎也言

其人材質服飾有似龍虎也初置惟以從獵其地最為親密固已易於寵狎矣又其軍皆中官主之廩給賞賜比他處特豐事力重伎藝多故杜甫曰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言其初時擬幸芙蓉已遂留駐龍武也甫之此言葢有譏也唐自中葉以後天下多事凡有土木興作多於北軍取辦焉而它秘戲耽樂外人不知者尚多此其親狎之由也

神策軍

哥舒翰破吐蕃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隸山反神策故地淪没其軍人有寓屯陜州者號神策軍後遂統於觀軍容使自此迭以中官領之分左右廂大歷中凡兵屯京兆鳳翔七縣者皆隸神策正元改左右廂為左右神策

南牙北門

王同皎之謂南牙北門者本指南北禁軍而言耳宇文士及謂太宗曰南衙羣臣面折陛下則此已云南牙蓋

指朝臣之預正衙朝者也德宗初張涉薛邕以贓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乎此南牙北司之分也其後北軍皆以中官典領故禁軍在苑北者皆為北司也

飛龍廄

後苑有驥德院禁馬所在韋后入飛龍廄為衛士斬首
葢自玄武門出宫入廄也

廟陵

始皇陵

關中記曰麗山之陵雖高大亦不足役七十萬人積年之功為其徙移水勢本北流者皆西北之又此土無石取大石於渭北諸山其費功由此甚也此說是矣而不究其實也驪山阿房兩役並興未論他事且計八十里閣道其土木之費工力之大自應廣調而久役矣史記及賈山疏皆言阿房始皇所造獨黄圖言阿房一名阿城惠文已造而始皇廣之此恐不然也始皇明言朝廷

小不足容衆故渡渭而南以營朝宫則其剏意營造出於始皇不出前人也

漢陵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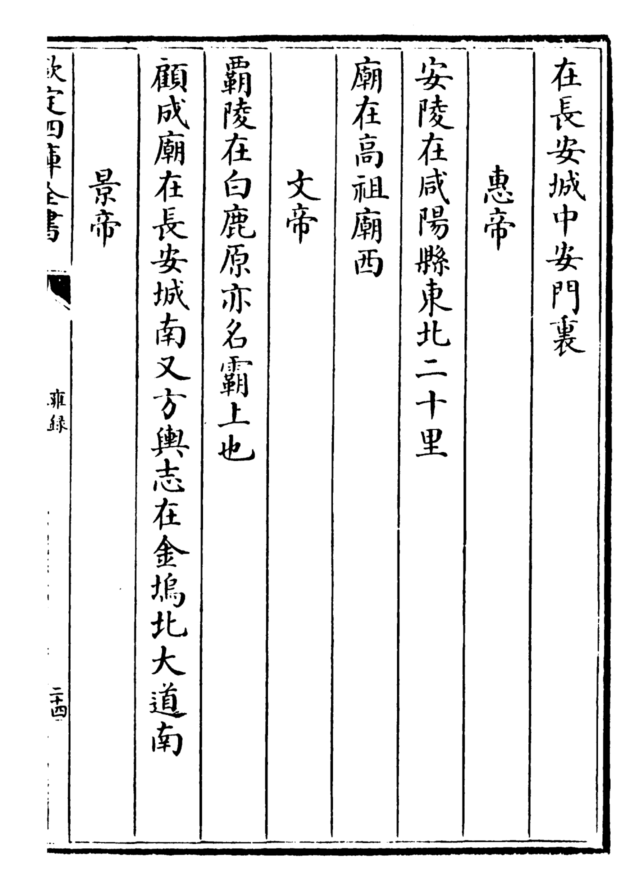
太上皇陵在櫟陽東北二十五里

廟在長安城香街南又在酒池北

高帝吕后

長陵在咸陽縣東三十里

高廟



在長安城中安門裏

惠帝

安陵在咸陽縣東北二十里

廟在高祖廟西

文帝

霸陵在白鹿原亦名霸上也

顧成廟在長安城南又方輿志在金塢北大道南

景帝

陽陵在咸陽縣東四十里

德陽宮不言廟諱言之也

武帝

茂陵在興平縣北十七里

龍淵宮在茂陵東

昭帝

平陵在咸陽西北二十里

廟號徘徊

宣帝

杜陵在長安東南二十里

樂遊廟在杜縣曲池北因苑為名

元帝

渭陵在咸陽縣西北七里

長壽宫

成帝

延陵在咸陽縣西北十三里

池陽廟

哀帝

義陵在咸陽縣西北八里

平帝

康陵在咸陽縣西北九里

高廟 複道 遊衣冠 前漢十一帝廟 後漢世祖廟

漢書高廟晉灼曰三輔黄圖云在長安城中安門裏大道東又在桂宫北關中記在長安城中安門裏三輔故

事在長安城門街東太常街南長安志在西四里按此數者世遠聞見殊而各以所得言之固不齊一然其可必者決在未央之南也何以知其然也水經載安門者漢長安城南面之中門也既名安門亦名鼎路門也高廟在此門内則於方固為南矣而唐長安縣之西亦漢未央之西南也高廟既在城南而高寢乃在桂宮桂宮者未央之北也晉灼引舊黄圖云漢法祖宗衣冠各藏其寢每月具威儀出而游之於廟游已復歸藏之於寢是名月

遊衣冠也高寢在未央宮之北而高廟在城之南武庫在未央之東如當衣冠出遊必經武庫然後可以自北達南故武庫之道遂為遊衣冠之道也惠帝之自未央而朝長樂也亦是自西而東每行必經武庫故於武庫之南築複道以達長樂初時止欲免民間避蹕之勞耳而此之複道正臨武庫故孫叔通曰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也夫謂宗廟道也者即指武庫遊衣冠之路也亦猶言及人主而轉為乘輿也惠帝既聞通語則遂别

作原廟於渭北渭北既有原廟則高寢衣冠不游城南正廟而向北以游原廟故複道不在衣冠道上也此通之巧設曲計也若夫黄圖既曰高廟在安門矣而又曰亦在桂宫則城内遂有兩廟矣是殆因桂宫之有高寢而誤認為廟焉耳游衣冠之制至元帝乃罷

蔡邕廟寢遊衣冠説

蔡邕獨斷曰宗廟之制古學以為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

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宫月令曰先薦寢廟詩云公侯之宫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是皆故制也古不墓祭至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武衛儒議曰韓臯引漢儀古不墓祭臣據周禮冢人之職凡祭墓則為之尸古亦墓祭安得無哉出㑹要居西都時高帝以下每帝各立其廟備法駕遊衣冠又未定迭毀之禮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乃以經義處正罷遊衣冠毀先帝親盡之廟高帝為太祖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世宗孝宣為中宗祖宗廟皆世世奉祠其

餘惠景以下皆毀五年而稱殷祭猶古之禘祫也殷祭則及諸毀廟非殷祭則祖宗而已光武中興都洛陽乃合高祖以下至平帝為一廟藏十一帝主於其中或云十二
元帝於光武為禰故雖非宗而不毀也後嗣承之遂常奉祀光武有天下以再受命復漢祚更起廟稱世祖明章二帝園陵皆自起廟孝明曰顯宗孝章曰肅宗是後踵前孝和曰穆宗孝安曰恭宗孝順曰敬宗孝桓曰威宗唯殤冲質三少帝皆以在位不踰一年不列於宗

廟四時就陵上祭寢而已已上並蔡邕本文　三輔舊事曰光武之興宗廟為墟乃聚十二廟合於高廟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别治長安主知高廟事則是西都十二帝始各有廟至此合為一廟仍在長安不在洛陽也唐會要大中三年楊發等議廟則曰光武都洛遣鄧禹入關奉高祖已下

五陵七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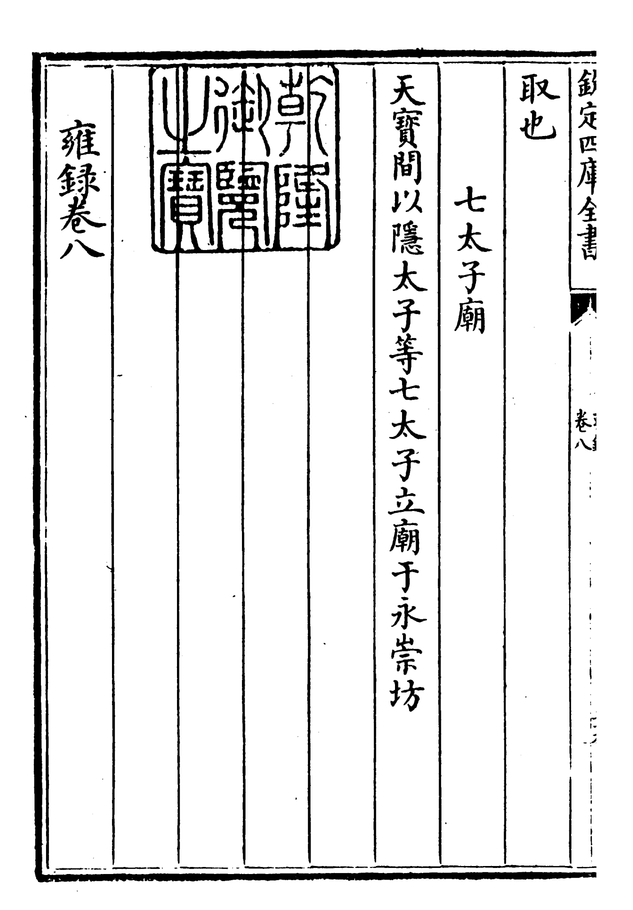
班孟堅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李善曰宣帝葬

杜陵文帝霸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又曰三選七遷謂選三等之人而遷處七陵至元帝乃始不遷凡善此之所引皆漢實也然七帝七陵亦嘗遷其人而獨曰北眺五陵者劉良曰高惠景武昭五陵在北其說是也在北者在渭之北也若霸陵則在渭南矣杜霸則言南望而五陵皆言北眺也後世言陵邑之盛人物之衆但曰五陵者語順也劉裕入關父老言之曰五陵聯絡是君家墳墓葢從稱謂便者謂之非有去

取也

七太子廟

天寶間以隱太子等七太子立廟于永崇坊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雍録卷十九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毓鳳

欽定四庫全書

雍錄卷九

宋　程大昌　撰

唐東宮圖

太子

西

崇文館

射殿

承恩殿

奉化門　八風殿　光大殿　右春坊

南

重明門　明德殿　崇文殿　崇教殿　宜秋宮門

北

奉義門　崇仁殿　麗正殿

左春坊

東

左右長林門

太子宫 博望苑 思賢苑

元帝在太子宫生成帝於甲觀畫堂又元后初入宫見太子丙殿則是太子别有一宫矣成帝為太子而在桂宫出龍樓門龍樓門者桂宫之門太子適居于此非本宫也武帝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賔客苑在漢長安城外漕渠之北或云在南至唐則為長安縣北五里此特招致賔客之所耳太子之奔湖也斫覆盎城門而出覆盎門者漢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苑在門外而太子斫門

以出者則知博望非常居之地也此苑直至成帝乃始撤去西京雜記曰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它書皆無載者不知苑屬何地

龍樓馳道

秦人馳道之麗貫山啚刺其奢而不能發明其制黄圖曰秦本紀注曰馳道天子道也蔡邕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今謂之中道漢甘泉去長安三百里而馳道亦綿亘其間也漢令諸侯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

行中央三丈不如令没入其車馬故江充為直指使者自公主以及太子家使凡行馳道者嘗舉用此法取其車馬而没入之則馳道有禁尚矣黄圖云三塗洞開班固西都賦云披三條之廣路張衡西京賦云城郭之制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蓋衢路皆有三條是為三塗三塗正中一條為馳道則有禁不得横絶若兩旁則皆無禁也漢紀曰成帝之為太子也初居桂宮適被急召出龍樓門不敢横絶馳道西至直城門

得絶乃度還入作室門夫直城門者長安城西面南來第二門也龍樓門者桂宮之門也作室門者未央宮之別門也桂宮南面有龍樓門未央北面有作室門兩門相對從龍樓門南自可對趨作室以入未央而中有馳道太子不敢横絶即礙中間三丈不敢自北徑南是為不許横絶也故必迂回避礙而望西趨南以至直門遂可自馳道外過至此則法不應避故曰得絶也惟許其絶乃始可度也其曰還入作室門者言初時可以取徑而有礙不敢横越至自

直門得絕乃始可入故曰還入也直門得絕之制令不知其詳矣若其始而不敢横絕知有禁也終而得絕乃度則是並城之地雖礙馳道亦得横絕也不如是則馳道常為限隔凡城中街衢相為東西者皆不可通矣史語具在有方向禁否可以追言也水經追書皆曰直門即龍樓門予曰非也龍樓直門惟其不為一門故龍樓之前馳道不得横絕而直門之側馳道遂可横絕也若兩門本是一門則同礙馳道何為直門可絕而龍樓門

乃不可絶也此自可以理推也龍樓云者張晏謂門樓有銅龍其説是矣顔不當在直門之上而當在桂宫門上耳此又理之可推者也作室者未央宫西北織室暴室之類黄圖謂為尚方工作之所者也作室門則工徒出入之門也王莽傳莽在未央宫朱魚等燒作室門斧敬法闥入殿求莽則知作室門蓋未央之便門也

唐東宫

唐東宫在太極宫中自承天門而東其第三門曰重明

門者即東宮正門也長安志其殿曰明德殿者本顯德殿也太宗即位于此殿而高宗亦以貞觀二年生于麗正殿則麗正顯德皆在東宮也中宗為太子名顯故改為明德長安志馬周曰大安宮在宮城之西太子乃處城中其謂城中者指重明顯德在太極宮城之內者也太宗愛魏王泰貞觀十六年固嘗徙處武德殿武德殿在太極宮魏證遂明其有嫌曰武德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人不以為可太宗即令泰歸第此唐世東宮方鄉也若

東宮官屬如左右春坊及左右率府則盡在安上門之西中有街巷宅官寺閒之其閒不與重明宮相綴也此據呂圖云耳亦與它不同長安志曰太子不居東宮但居乘輿所幸之别院太子元子亦分院而居故太子事迹著宮城之内者少也

苑囿

上林疆境甘泉苑

秦之上林其邊際所抵難以詳究矣水經於宜春觀曰

此秦上林故地也史記載上林所起曰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阿房前殿則宜春觀阿房宮皆秦苑故地也武帝尚以秦苑為狹命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悉除為苑則所拓比秦益汰矣以漢唐郡縣言之則盩厔一縣不盡入苑而鄠杜兩縣悉歸包并矣其曰舉籍阿城以南而阿城之北則不在數是其疆境至渭水南岸而極也至揚雄則曰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師古曰在杜縣東即曲江池鼎湖宮名在藍田御宿川名在樊川西

昆吾長楊五柞宮名在盩厔並南山終南北繞黃山宮在渭北興平縣瀕渭而東則苑境不止限乎渭南矣葢謂踰渭而北北又向東皆為苑地也此雄之誤也渭北有苑百八十里向西而入扶風周回五百餘里此則渭北之苑也以舊儀黃圖考之自名甘泉苑不名上林苑也當是揚雄但見夾渭南北皆有苑矣而渭北之苑又復有宮如黃山宮之類故誤包言之耳東方朔傳壽王所載籍自阿城以南元不跨渭此最疆境要證也張衡賦西京上林曰

繞黃山而欵牛首牛首可欵矣而黃山可繞乃其據行幸言之非上林位置也惟其侈大如是故世之傳言不一在宮殿疏則曰方百四十里在揚雄則曰周袤數百里漢儀則曰方三百里也語之多少雖不齊等要之拓地既廣故說者亦遂展轉加侈也高帝開漢之二年命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則上林也者宜在許田之數矣至十二年蕭何為民請上林中空地令民得田毋收藁為獸食則是許人田作之地尚收藁秸故何之丏除

者賦之出輸藁者也百官表置令丞嗇夫以為定員則上林常為禁苑未嘗與民也方高帝時民口尚希荒萊未盡闢故苑中尚有空地可請至武帝時民齒蕃息耕鑿益廣凡壽王舉籍之地皆苑外民間熟成之業也故帝又詔中尉左右内史表屬縣草田以償鄠杜之民也夫取其成業而酬以草田則與籍奪何異東方朔尚能直言其情然不能救也漢舊儀曰武帝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民貧貲不滿五萬徙置苑中人日五錢後

得七十億萬錢以給軍擊西域則雖許葉苑仍使輸錢也詳其意制則猶今之佃作也至元帝時乃始捐下苑以予貧民揚雄傳謂割其三垂者始是舉以予民也

上林賦一

相如之賦上林也固嘗明著其指曰此為亾是公之言也亾是公者明無此人也夫既本無此人則凡其所賦之語何往而不為烏有也知其烏有而以實錄責之故所向駁礙也武帝之有上林也本秦故地以秦苑為小

又從而開拓之正放秦而有加者也始皇既并天下志得意廣則遂陋隘先王之宮庭而大加𢛳治東既極河西又抵汧終南之北九嵕之陽數百里間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窮年忘歸猶不能徧乃又表南山以為闕立石東海朐山以為東門其意蓋曰闕不足為也南山即吾之闕也門不足立也朐山即為吾門也此其侈大蓋武帝之所師也所師在是茍有諫者不順其欲而逆折其為則彼有坐睡唾擲而已無自而入也故相

如始而置辭也包四海而入之苑內其在賦體固可命為敷敘矣而夸張飛動正是縱臾使為故揚雄指之為勸也夫既先出此勸以中帝欲帝既訢訢有意乃始樂聽待其樂聽而後徐加風諭以為苑囿之樂有極而宇宙之大無窮則諷或可入也此其導之以勸者理葢出此也夫諷既不為正諫凡其所勸不容不出於寓言故舉一賦之語而歸之無有此子虛烏有亾是之名所由以立也

上林賦二

左蒼梧右西極日出東沼入虖西陂此賦語敷敘上林所抵也上林疆境設使真有數百里廣而此之數百里地者其能出没日月於左右東西也乎又曰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又曰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水揭河信斯言也則是此苑之南窮冬不凍而其北亘夏不暑也冬而不凍夏而不暑極天下之大并夷狄地而言之則交廣朔漠氣候乃始有此而此苑之境其能奄有交

廣朔漠氣候以出此異也乎則子虛之虛其為亾是而又烏有大不難見特今古讀者偶不致思故主文譎諫之義晦於不傳耳至於八水分流則長安實有此水惟此不為寓言矣然而上林東境極乎宜春下苑下苑即曲江也曲江僅得分滻為派而其滻霸會合之地已在宜春之北則其地出上林疆境之外矣安能包該霸滻也而賦務侈收乃曰終始霸滻不知如何而能終始之也然則雖其實有之水亦復不能真確況其紫淵丹水

雖善傳會者亦不能通尚可強求乎

上林賦三

古惟揚雄能知此意故其羽獵之賦曰禦自汧渭經營豐鎬此則明命其實矣至謂禁禦經營能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禦禁也禁約人與獸皆不得出也則關中縱廣不能千里豈能辨此也又曰虎路三嵕以為司馬圍經百里以為殿門此則可得而有矣至謂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此又豈關境所能包絡也哉雄之此意正倣子虛亡是公為之而

恐人之不悟則於發首自敘其以而曰文王囿百里民尚云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遂云大裕民之與奪民也用雄此意以推想乎相如則諷勸相參不皆執實其於兩賦實一意矣若相如篇終致諷之言則遂明於揚雄矣曰隳墻壍以與民者乃為知悟而貧雉兎以獨樂者則為迷復也迷復也者如齊楚所賦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者也於千里而取九百里以為之苑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此正相如本意設操縱以施

諷勸者也亦揚雄所采而立為文圓齊圓之分者也說者不知出此乃從地望所奠土毛所産枚舉而較有無是謗語謂對癡人說夢者也班固曰亾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多過其實非義理所止故刪存其要歸正道而論之推此言也則雖班固亦自不解也予故曰古惟揚雄能知此指也

漸臺　滄池　太液池

未央宮有漸臺文帝之夢鄧通王莽之死於兵皆在其

處漸者漬也一作瀸音義同也言臺在水央受其漸漬也建章宫亦有漸臺郊祀志曰建章北有大池漸臺高二十丈名曰泰液王根治第亦有之百姓歌曰土山漸臺西白虎然則凡臺之環浸于水者皆可名為漸臺顧王根為之則僭耳長安志疑王莽之在未央為漢兵所逼倉卒出避無由有暇得趨建章因疑兩宫各有漸臺也此其疑之是也水經未央漸臺在滄池中建章漸臺在太液池中則正與漢志所載相合最可據矣黄圖曰

舊圖云未央宮有滄池其水蒼色故曰滄池此即水經言漸臺之在滄池者也漢書又曰建章宮北治大池名曰太液池中起三山以象蓬萊方丈瀛洲此之三山即是太液漸臺之詳也至黄圖曰漸臺在未央宮太液池中則未央似有太液矣而漢志無之則疑黄圖不審也圖之下文又曰未央宮有滄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則此地本是滄池而誤為太液池也案昭帝紀始元元年黄鵠下建章太液池則太液自在建章甚明而正

史之於未央又無太液之文故予得以議其不審也然予於此别有疑焉

漸臺二 漕渠 王渠 飛渠

未央據龍首山為基龍首之在渭濵者本高四十丈故未央殿皆出長安城上矣其為地既如此之高則安所得水而為此巨浸也水經於此甚有次第顧其文不暢白耳凡漢城之水皆取諸昆明而昆明之水則自沉水以及樊杜諸水武帝皆嘗堰壅以入與之為廣矣水之

既池而又北出也其下口釃為三渠以並城而行其先分一派自西而東橫亘城南之鼎路門已而東折以注青門長安東面南來第一門水經固謂之漕渠漢明堂圜丘博望苑皆在漕渠之南而呂圖亦具著渠迹暨至清明門外東面南來第三門合王渠以入于渭第二枝自都城西面南來第一門名章門者於其旁設為飛渠東向入城注于未央宮之西以為大池是名滄池滄或作倉黄圖作滄此池之中有漸臺則未央漸臺也已而滄池下流循殿之北向東而往逕石渠天祿閣

桂宫北宫長樂宫皆用此水也未央地勢甚高而此水能自西面而轉北以行是行乎未央山背窪下之處也滄池下流有石渠者礲石為之以導此水自此以往凡水既周徧諸宫自清明門出城是為王渠王渠猶御溝也王渠至清明門外與漕渠合而北入于渭也即上文王渠第三枝則揭水陂也者自南而北徑趨建章先為唐中池周回十里已而從東宫轉北則為太液池其中又有漸臺即建章宫漸臺也漸臺下流入渭亦名㵐水㵐水

本沉水傳寫久沉誤為沆沆又誤為滈長安志或曰滈者水聲也非水也右東自少陵原而暨龍首山之尾凡水地望悉用呂圖為據至漢都所引諸水地望悉用水經參以長安志惟飛渠一語諸家無言其制者予以本朝架汴之事例之尚可言也

飛渠

本朝都汴城內有大水二其一自北趨南直貫都城者汴渠也其一自西而東橫亘都城者京水也名金河水太祖欲通京水使東下以達五丈河而中間有所謂汴渠者

焉實與京水交午而京水高於汴渠若決京注汴則必隨汴南流不能東出故遂於金水會汴之地架空設槽橫跨汴面其制如橋而金水河之水乃自西橫絶以東注乎五丈河也本朝名惠民河者是也予意水經之謂飛渠者如架汴橋渠而遂名之為飛也飛者底不附土而沿空以行如禽之不以足履而以翼飛也葢未央殿址據山為高而明渠之欲入城也必有窪下之地中斷不接故架空為渠使得超窪下而注滄池也飛渠之制

恐必爾也

露臺

漢書文帝罷露臺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爲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十道志曰漢文帝罷露臺於此然則驪山露臺正文帝已有成基而惜費不肯竟役者也長安志曰露臺神廟在萬年縣東北四里寰宇記曰始皇祠也辛氏三秦記又云驪山巔有始皇祠不齋戒而往即風雨則是後人誤認漢址以

為秦祠也如昆明池旁有石婆廟蓋牽牛譌為石翁織女訛為石婆也古事如此極多初時大似可笑然而靈場宜夜人以其神而遂信之也

唐三苑圖

南
東
北
宮城
太極宮
光化門
景興門
大明宮
延政門
南興宮城齊
東內苑
龍首池殿
太和門
玄武門
西內苑
禁苑南興宮城齊
延秋門
重光門
北興宮城齊
北左銀臺門
啟運門
苑北門
漢未央宮
漢城四城之內盡包入唐苑中僅居禁苑一角
禁苑東抵霸水西盡長安故城
即隋大興苑
大明宮基本苑中射殿地即未有東內苑時殿基亦屬西內苑也
望春宮
滻水
廣運潭
霸水
渭水
渭水

唐三苑說

唐大内有三苑西内苑也東内苑也禁苑也三者皆在兩宫之北而有分别西内苑謹並西内太極宫之北而東内苑則包大明宫東北兩面也兩内苑北門之外始為禁苑之南門也禁苑也者隋大興苑也其西則漢之長安四城皆在包幷之内苑東距霸而北抵渭廣輪所及自周一百二十里而東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二里據所記如此若以漢地約其道里當不啻此數也中置四監監分領一方凡立

四官四局以監之北軍營衛盡在三苑四監封畛之内而大明宮基乃取禁苑中射殿地為之則其廣可想矣若夫禁苑西面則又繞出太極宮之南故苑之南墻與宮城相齊芳林等三門是禁苑南出之門也東内苑在大明宮東直南而出亦與丹鳳門齊其南面延政門是東内苑南出之門也龍首池龍首殿皆在内苑之内不在大明宮垣中矣凡此三苑也者地廣而居要故唐世平定内外禍難多於苑中用兵也呂圖兩京記太宗武德六

月四日之變建成元吉皆死苑中而高祖泛舟海池未及知也海池却在太極宮内中宗之誅二張玄宗之平韋氏則皆自玄武門資禁軍為用而玄宗幸蜀則自苑西之延秋門以出德宗幸奉天則又出苑之北門也李晟自東渭橋入禁苑之東逐出朱泚而入屯于苑經宿市人遠者有不及知即此足以見苑之闊遠也矣

唐存古苑宮

太宗出征突厥高祖餞之蘭池宮宮之來已久若非秦

栩亦必漢造也太宗幸甘泉宮獵昆明池則此宮此池皆漢迹矣

望春亭

南望春亭北望春亭在禁苑東南高原之上舊記多云望春宮其東正臨滻水也天寶元年韋堅因古迹堰渭水絶滻霸為潭東注永豐倉下永豐倉下在渭水入黄河處漢之船司空也以便漕運名廣運潭未幾滻霸二水沙泥衝壅潭不可漕付司農掌之為捕魚之所長安志元和志參定

梨園

梨園在光化門北光化門者禁苑南面西頭第一門在芳林景曜門之西也中宗令學士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分朋拔河則梨園在太極宫西禁苑之内矣開元二年置教坊於蓬萊宫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至天寶中即東宫置宜春北苑命宫女數百人為梨園弟子即是梨園者按樂之地而預教者名為弟子耳凡蓬萊宫宜春院皆不在梨園之内也見唐歷唐志　上素曉音律時

有李龜年賀懷智皆能以伎聞安禄山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棃園自是音響絶不類人間此之玉簫所陳者乃始正在棃園也長安志又曰文宗幸北軍因幸棃園又令太常卿王涯取開元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成獻諸棃園亭帝按之會昌殿此之會昌殿也者即在棃園中矣唐末芳林十哲即自此門入而交中官故十人者冠戴芳林名號如鴻都賦徒也以史考之開元二年正月已置棃園弟子上自教樂而其年七

月焚錦繡珠玉于前殿仍禁采珠玉及為刻鏤器玩緄
帖縚索者又廢織錦坊若玄宗果能身先天下如此之
嚴則奇巧遂可無用矣然是年正月已置教坊立棃園
弟子以教法曲不知既有此輩帝肯服大布大帛以與
樂會耶此司馬文正公所為探微致議也

奉誠園

在安邑坊本馬燧宅燧子暢以貲甲天下貞元末獻第
為奉誠園

事物

岐陽石鼓文一

元和志曰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周太王之都泰雍縣漢右扶風唐天興縣石形如鼓其數盈十蓋記周宣王田獵之事即史籀之迹也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勉本字諱記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缺遺迹尚有可觀紀地理者不存記錄尤為可惜按志此言則世人知有岐鼓者自唐而始蘇勉歐陽虞褚四子實為之先隋以前

未也故歐文忠雖甚重其筆畫謂非史籀不能為而深疑其奇古如此而自周至隋數千百載何以無人采録也開元以後張懷瓘韋應物韓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然詳攷其語實皆臆度以言無有明著其説得諸何書傳諸何人者宜乎歐公之不信也若夫竇臮張懷瓘所著則特詳矣臮之言曰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石尋毀失懷瓘書斷曰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即史籀體與古文小異其迹

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宣王畋獵之作也不知二子此語亦皆臆度言之耶或其嘗有所本也

岐陽石鼓文二 鼓文

歐文忠曰十鼓之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識者過半即韓歌所謂牧童敲火牛礪角年深豈免有闕畫者也就其文之可曉者言之有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者車攻語也有曰其魚維何維鱮及鯉何以標之維楊及柳則兼記田漁也凡此數語之可讀者又蘇文忠所

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夫其語既與車攻詩合而其所記田漁又與車攻相似且其字體又為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也合此數者若皆可以歸諸宣王則無怪乎說者云然矣然古事有可參例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貽後之訓伊尹之三風十愆又皆成湯之本語也此乃世臣子孫舉揚先訓以明祖述之自耳則鼓語偶同車攻安得便云宣詩也惟其字正作籀體似為可證而大篆未必剏於史籀古載又有可攷也辨在後舍此二說則無

所執據以名宣鼔矣如予所見則謂此鼔不為宣鼔而當為成王之鼔也

岐陽石鼔文三 宣王田洛成王蒐岐

左氏昭四年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也杜預之為若言也雖不云蒐岐之有遺鼔而謂成蒐之在岐陽者即古鼔所奠之地也然則鼔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歟宣王固嘗出鎬而東獵矣其地

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是自鎬出洛也岐在豐西三百餘里安得更云徂東也則鼓辭不為車攻之辭亦已明矣鼓辭既不為車攻之辭則何據而云宣王之鼓也今去古遠事之出於傳疑者不敢不存其舊等之其為可疑焉且從一據之明者而主之猶愈於泛漫臆度者也故予惟椒舉之言既能明記岐蒐為成王之蒐則其不能明記此蒐之有鼓雖為不備若較之唐語絕無的據而專用籀體定為

宣王之物者其説差有本祖也古田狩與後世不同名為從田其實閲武其事則登獸數獲其意則致衆而耀武故武王初集大統因伐獸而陳天命以鎮撫在會之諸侯已遂識之於策者所以揚威傳遠使來今共見焉耳也此古人講武識事之深意也然則岐陽之記蒐也以鼓而武成之記事也以策以策以鼓其物雖異而託物傳遠則一意也

岐陽石鼓文四 古刻石漢石鼓

古今常言刻石起於秦世泰山鄒嶧是其事矣然方秦皇之議刻山也其羣臣上議已曰古之帝者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則刻石之與刻金其所自來皆在秦前矣若夫斲石為鼓不可考擊而遂刻文其上則三代之前無有兩聞非誠無也世遠故也古之刻金者如湯盤栒鼎即其最著者矣而盤之與鼎皆鑄金為之則遂可盛可烹皆適於用見者但玩其辭不駭其異也今其此鼓則石為之質既已不可考擊而專著其辭故人莫明其用

且驚且疑也然而武成識政於策策之為物豈其可為用器也歟蓋古人託物見意不主乎物而主乎所勒之辭故在盤在鼎在策皆無間也今其伐石為鼓則意又可料矣田漁必用衆致衆必以鼓因其鼓之入用而斲石象之因以記事焉是其託物為久正與鑄金刻金共一意也故秦臣之言銘刻者遂兼舉金石也古來託物記事決不止於盤鼎策三物矣而此三物偶傳于後焉耳後漢橋元本字諱之廟有石鉦石鉞以及石鼓而蔡邕與

為銘辭見蔡邕集則曰是用鏤石作茲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勒公文武之勲焉邕之謂勲者葢橋嘗剋平鮮卑也鉦鉞鼓三者皆軍旅間用器而三器同為一辭則古來識事於石豈必專為鼓形顧岐陽田漁其用在鼓而因用以著辭焉耳而他器自可類推也漢距三代未遠古制猶有存者邕最知古故能橅肖古制與橋勲為明而石鼓源流頼之以存也詩於典刑老成配對而言邕其兼之可尚也矣

岐陽石鼓文五　籀體

世傳大篆起於史籀是謂宣王之前未有此體故唐世諸人因其體之為籀也而遂指之以為宣鼓其亦近似而實可疑也安知成王之世籀體不已有萌而史籀亦其承述此體者歟蓋藝文志記史蒼兩學曰史籀十五篇蒼頡一篇顔師古之於釋籀則曰史籀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也於釋蒼頡篇則曰上七章李斯作爰歴六章趙高所作也晉人衛常本字諱曰斯高皆取史籀

大篆或頗省改名為小篆則小篆固出於大篆矣至其對鳥迹立論則遂通指籀篆以為古文子孫矣不曰史籀别為一種也常之說曰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或與古同或與古異則知史籀之體名為大篆者亦取古文而斟酌用之非籀自刱也王莽時甄豐考定六書目不立籀書一體其一曰古文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秦篆也秦篆即小篆也是甄豐六書元無籀體而豐也亦不能即古文體中别

白何者之為籀體也則謂籀體剏始於籀者未必確也又如汲冢遺書字體最古而自易經以至魏之安釐字體數四其變世但見其體為數體而無能言何體之始於何世也則世人豈可閒大篆之為籀體而即謂鼓字之為籀書籀書之為宣王時物也此予所以不安於唐人之論而詳此審是也

岐陽石鼓文六

鼓之數十先時散棄於鳳翔之野鄭餘慶取寘夫子廟

中尚亾其一國朝皇祐四年向傳師求諸民間得之而後十鼓乃足當張懐瓘之爲書斷也其登載能書人姓名至盧藏用而止考其時則𤣥宗以後人也其曰石鼓文即竒字之存者矣則此時鼓石尚在也至竇㮚但見墨本而曰石尋毁失則在鄭餘慶未嘗寘廟之前矣至韓退之則曰十鼓只載數駱駝則是因餘慶收徙而其石得存也餘慶與韓同仕憲宗朝　紹興壬子福唐鄭昂得洪慶善所遺石鼓墨本即用退之石鼓詩韻次和謝之其自跋

曰昂貢隷辟雍時常徘徊鼓下以舊本校之字又差訛矣兵燹以來不知何在莆田鄭樵著石鼓考其文多至數百千言謂鼓入辟雍及保和殿皆與昂同或得之於昂也樵之博固可重而語多不審予嘗論辨正之文多不錄

岐陽石鼓文七

韓退之但得墨本而詩之其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是也及東坡蘇氏則親見石鼓矣其詩曰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在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
文字鬱律龍蛇走強推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
是也東坡初仕為鳳翔府推官石鼓在焉故得而親見
之也予之取古辭而敘辨石鼓也非獨不曾見石鼓亦
復不見墨本獨因鄭樵模寫其字之可曉者而隨用其
見以為之辨南劍州州學以鄭本鋟木予既得版本遂
隨事而為之辨紹熙辛亥有以墨本見示者建康秦丞
相家藏本也點畫模糊皆不可讀而其粗可曉解者曰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此即東坡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鄭樵南𨚗本其成字而粗可讀者比東坡又多特不知鄭本所傳奚自耳東坡自記其所覽曰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其魚維何維鱮及鯉何以貫之維楊及柳維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蓋東坡仕岐而於鼓上見之其曰何以貫之維楊及柳而鄭本乃作𣟴益疑鄭本不真也又有異者古傳鼓有十中失其一皇祐間向傳師得之而十鼓復足秦丞相家本有

傳師自跋乃云其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相類尋訪得之形半壞而書體是遂易去小鼓而寘其所得之鼓又不知何世何年好事者悵其不足而刱為一鼓以補足之也

雍録卷九

雍録卷十　　　　宋　程大昌　撰

銅人

鑄銅為狄象始於秦世漢亦倣鑄而又增大後漢以及曹魏都于洛陽嘗有所徙寘故記載參互無所歸宿此雖不繫治亂而攷古者不容昧昧今枚别而著之

秦

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

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是歲始皇初幷六國喜其為
己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三輔舊事曰鑄
金狄立阿房殿前師古曰即翁仲也黄圖曰收天下兵
聚之咸陽銷鋒鏑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於
宮門坐高三丈銘其後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幷天下改
諸侯為郡縣一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其長五丈
足跡六尺銘李斯篆蒙恬書按此數說或云立或云坐
以文考之則云坐者是也蓋黄圖先云立於宮者猶言

設此金人云耳而非謂其象之立乎宮門也故黄圖又
申言金人坐殿前也漢魏春秋曰魏明帝鑄翁仲坐司
徒府前此之翁仲固魏明帝之所翔鑄然其鑄之之樵
實本諸秦則其坐而不立亦必倣秦也故予得以知其
坐象之為是也金人之外更有一臺高及三丈而董卓
并銷為錢既曰有臺則可以見其坐而不立矣漢興移
寘長樂宮大夏殿長安志先敘秦宮引三輔故事云大
夏殿始皇所造後於漢長樂宮又引三輔故事云漢徙

秦金狄寘長樂大夏殿前則謂自阿房移寘長樂者是也蓋漢世阿房宫室已自不存則銅人無由尚在阿房也及董卓入關悉鎚破銅人銅臺以為小錢銅臺即前云坐高三丈者是也英雄記曰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毁天下大亂有以也餘二人魏明帝欲徙洛陽載至霸城重不可致便留之霸城漢蒯子訓傳曰人有於長安東霸城見子訓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年李賢注曰秦始皇二十六

年鑄至此四百二十餘年

前漢

秦世所鑄特然銅人耳漢武帝從而增益之故建章甘泉所鑄者人既持盤盤又加杯是為捧盤金人也若自此兩宮以外徒人而無盤者尚不在此數也廟記曰漢武帝即建章作神明臺上有承露盤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三輔故事盤高二十丈長安記曰仙人掌大七圍以銅為之魏

文帝徙銅盤盤折聲聞數十里此漢世建章之銅人也黃圖曰甘泉宮通天臺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元鳳間自毀椽桷皆化為龍鳳隨風雨飛去此即甘泉之銅人也三輔故事曰武帝作銅露盤承天露和玉屑服之欲以求仙班固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張衡西京賦曰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按凡此記此賦皆指武帝所鑄捧

盤承露也

成毀徙移

武帝自鑄人以外別為物象者不一上林則有飛廉觀

飛廉神禽也建章則有鳳闕所謂上觚稜而棲金爵者

是也龍樓門則有銅龍金馬門則有銅馬柏梁臺則有

銅柱皆鑄銅為之黄圖曰漢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取

飛廉并銅馬置之西門外為平樂觀董卓悉銷以為錢

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諸鐘虡駱駝銅人承露

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仍大發卒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東都司馬門外又漢魏春秋曰明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於霸城故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敘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宫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泣下其歌曰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宫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

城已遠波聲小

說

秦鑄銅為長狄之象既倡怪矣武帝置銅盤承露和玉屑欲以求仙則又增怪也至其它鑄銅以為物象如馬龍鳳飛廉之類則皆務以奇怪自喜者也後漢及魏慕其奇怪而靳於翰貴乃欲移已鑄之象而致之於洛為其事小故史傳不嘗詳載因此而異說甚多今直即諸書之記徙移者而評之若霸城之象誠為魏氏所移則

荀子訓生於漢末銅人尚在長樂而霸城乃在城外子訓行人也霸城固能來往而安能即長樂宮庭而摩挲之也若謂為董卓銷鑄之餘則卓也志在得銅惟多是務先此洛陽銅物卓已盡毀此之金狄各重千斤為銅益多安肯銷十存二而待魏人之徙移也則霸城所棄二狄决不在魏文帝之世矣其先後可攷也若使魏方來徙人存而盤已折則承露之具不全魏人安肯載之以東也則漢魏春秋之說又不可信矣至謂銅人就載

泣下則怪之又怪者也李賀所敘又並此而加怪焉者也然賀之詩辭曰衰蘭送客咸陽道又曰渭城已遠波聲小咸陽渭城皆在渭北若銅人自此地徙移則必自甘泉來甘泉銅盤元鳳間既已摧毀雖其椽桷亦化龍鳳則漢孝明之世已無銅人可徙而況能及曹魏也乎則謂攜盤而出咸陽渭城者又謬也況魏明帝青龍之五年已自改為景初元年則魏世自無青龍九年賀之說出於安信至此益可見矣又況人盤力重長樂正在

平地徙之尚折甘泉山高險一名車盤為其不可直度而須迂向取徑若車盤然此之銅人豈可全體移載也哉若予所見則有異矣華嶠後漢書曰明帝至長安取飛廉幷銅馬置上西門平樂觀故張平子賦之曰其西則平樂都場龍雀蟠蜿天馬半漢是也然則漢武所鑄如飛廉龍馬之屬後漢明帝皆嘗迎而取之其人力可勝者已遂致之洛都矣獨金狄重不可前乃遂棄諸霸城而已然則徙移銅人者廼漢之明帝而非魏之明帝

也魏畧所言正是誤認漢明以為魏明世人隨而和之不足憑矣至魏畧謂魏明别鑄翁仲則實有其理葢霸城二狄漢明雖嘗移棄而魏明慕鄉不已卒自刱鑄此則好奇之故理之必致也世人但見魏明刱鑄二狄故并移棄霸城者而歸之魏明也若謂漢明時已嘗補鑄則董卓先在東都凡其龍馬皆嘗取之以為錢材決不肯毀小而存大此自可以意逆也崔浩之注漢書也嘗曰槀街在銅駞陌中顔師古譏之曰洛陽則有銅駞陌

長安無也今從魏略推之景初元年既嘗徙長安鐘虡駱駝則洛陌之駞安知不自長安徙來也則恐崔浩所知師古或未盡聞也以是知博物之難也

筆槖

趙充國傳曰張安世持槖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張晏曰槖契囊也近臣負槖簪筆顧問或有記也師古曰槖所以盛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槖簪筆者插筆於首也

東西廂 房序西清 朶殿 翼室

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廂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箱言似箱篋之形晁錯傳吳楚反景帝問袁盎計安出盎請屏人錯趨避東箱按此兩傳寢者露寢正殿也正殿兩旁有室即廂也車之有箱亦其義也詩曰東有牽牛不可以服箱與廂同也夫殿旁惟其有房也故呂后得以側耳而聽昌語晁錯亦遂得以趨避其中也叔孫通傳著長樂朝儀百官班定皇帝輦出房房即箱也唐志元日冬至大朝會宴蕃國王設黃麾仗文武班

集皇帝步出西序門索扇扇合皇帝升御座扇開夫唐儀之出序即漢儀之謂出房也司馬相如傳青龍蚴一糾反蟉力糾反於東箱象輿蜿蟬音善乎西清師古曰西清者西箱清淨之處也其東曰箱以形言也即上文謂殿旁之房也其西曰清以清淨言也謂其地嚴潔無囂塵也賦體貴文故變新以言耳其實一也揚雄傳甘泉賦曰溶方皇於西清西箱清閒之處也義亦同也書之翼室以鳥翼為義也今世之名朶殿者取花枝旁出為義也

皆從東西廂而展轉立名者也此之稱謂歷世既熟廊廡閣閤不必包殿為房亦可名以為箱也本朝汴京大內御藥院太清樓在西祖宗書閣自龍圖以下皆在其前故進職帶殿閣者訓辭多用西清正本此也

罘罳

罘罳者鏤木為之其中疏通可以透明或為方空或為連瑣其狀扶踈故曰罘罳讀如浮思浮思者猶曰髣髴也因其形似而想其本狀自可見矣罘罳之名既立於

是隨其所施而附著以為之名其在宮闕則為闕上罘
罳臣朝於君至闕下復思所奏是也在陵垣則為陵上
罘罳王莽斸去陵上罘罳而曰使人無復思漢者是也
郤而求之上古則禮經疏屏亦其物也疏者刻為雲氣
蟲獸而中空玲瓏也又有綱戶者刻為連文遞相綴屬
其形如綱也宋玉曰綱戶朱綴刻方連是也既曰刻則
是彫木為之其狀如綱耳後世因此遂有直織絲綱而
張之簷窗以護禽雀者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列斷

罘罳而去是真網也此又沿放楚詞而施網焉者也元
微之為承旨時詩曰蘂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一
池浴殿曉聞天語後步廊騎馬笑相隨自注云網索在
太一池上學士候對歇於此予按網索乃是無壁或有
窻處以索掛網遮護飛雀故云網索猶掛鈴之索為鈴
索也宋元獻喜子京名還為學士詩曰網索軒窻邃鑾
坡羽衛重用微之語也若並今世俗語求之則門屏鏤
明格子是也其制與青瑣同類顧所施之地不同而名

亦隨異耳如淳之釋青瑣謂為門楣之格也詳見後篇

青瑣

漢給事中夕入青瑣門拜青瑣者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師古曰青瑣者為連瑣文而青塗也故給事所拜在此門也曲陽侯王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如淳之謂門格今世名為格子者是也亦宋玉之謂網戶朱綴刻方連者也以朱飾之而紅即為朱

綴以青塗之而青則為青瑣其意制相通也門格再重者兩板相合對鏤成文使皆中空乃以紗帛漫幕其内是為夾格也如淳之言揆之今世猶可驗也梁冀貫充第中皆有青瑣即是物矣此時習僭已久雖用青瑣人不以為非也黄圖曰未央宫武帝時為重軒鏤檻青瑣丹墀注曰青瑣窓也鮑照詠月詩曰玉鈎隔瑣窓李善曰瑣窓窓為瑣文也然則青瑣門者門上鏤空為連瑣之文而青塗之耳

祭天金人一

匈奴傳曰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佛像是其遺法也按今世佛像不閑範金揑土采繪而其像通身黄色則皆本諸鑄金也武帝既得此像遂收而祠諸甘泉以其得自休屠分地之内故繫之休屠也漢志謂馮翊雲陽有休屠祭天金人者是也雲陽縣者甘泉宫地也休屠已降而為渾邪王所殺武帝嘉其向已遂幷

與金像而尊之既巳祠諸甘泉又取休屠王列之典祀而名之以為路徑神也見郊祀志曰磾者休屠王太子也武帝以其父故而寵養之賜姓曰金則又本之金像也已而日磾之母死帝畫其像于甘泉而題之曰休屠王閼氏也夫惟寶其像祠其父姓其子繪其母直皆以其來降而尊異之也自此以外史無他聞也班固漢人也具著其實首尾如此之詳至曹魏時孟康注釋漢志始曰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縣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其像

於休屠右地而又為去病所獲也自此說既出而晉史
隋史亦皆據信入之正史予以世次先後攷之未敢遂
以為然也

祭天金人二

杜佑曰冒頓以秦二世元年自立擊走月氏其是秦二
世已前月氏之地未為匈奴所有休屠未得主典其地
安能徙像以寘而不為月氏所卻也則謂避秦而徙休
屠右地者理之必不可者也則孟康之語顯為無據不

待多求矣若夫金像之所自來則於史有攷而非避秦以徙之謂也張騫傳曰月氏者燉煌祁連間一小國也燉煌沙州也祁連天山也本皆月氏地也沙州天山之間有城焉名為昭武昭武者即佛之號釋迦棄其家而從佛之地也月氏既為匈奴所破則遂散竄乎葱領之西為十餘國凡冠昭武為姓者皆塞種也塞即釋聲之訛者也此地興崇釋教而月氏國焉故金像遂在其地而為去病所得也用何說以為主執而云自秦地而徙

之月氏也

祭天金人三

漢明帝夢人飛行殿庭頂有日月光已而舉以問人傅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其是乎世人信佛者多因飾為之説曰佛之靈能於其教未行中國之前見夢於帝而感悟之此悮也金像既已入漢而渾邪休屠數萬之衆又已徙入塞内亦有入在長安者凡此數萬之人皆月氏故種其閒奉佛者必多而又有金像為

之宗主則中國人為其所咻者又多故其語可以轉而上聞明帝先已知之故遂因間生想而形之於夢此亦樂廣之謂因者也金像未得以前無人嘗作此夢則又樂廣謂未嘗有人夢乘車入鼠穴者是也苟云其教未傳而其神自見則傅毅中國人也何由而知飛行挾日月者其神嘗名為佛也

甘泉玉樹

揚雄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璘瑞

思譏之曰果木生非其壤於義虛而無證也李善引漢武故事則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若如所言則是樹也葢用珊瑚碧玉裝飾為之其謂翠而青葱者皆狀碧玉之色而已非真有是樹根著其地也至黄圖則又有異矣曰甘泉谷北岸有槐今為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十道志所記亦同楊震關輔古語云耆老相傳咸以為此樹即揚雄之謂玉樹青葱者也詳此二說又直謂樹本槐也而名之以為玉樹

焉耳予即本賦上下文求之則雄指殆可類推也曰璧馬犀之瓎㻳則非有真馬真犀也直以璧玉刻為其形焉耳世固無璧馬璧犀也又曰金人仡以承虡者虡鐘虡也則叱木虡加珍矣故誇之以見其盛也於是合三者言之則玉也璧也金也實非土毛而皆假物為之則漢武故事所著大為可據也若指其樹以為槐亦自一時所見然槐葉望秋先零不貫四時其碧不長恐非雄之所誇也

萬年枝　豫章貞女樹

文選謝玄暉直中書省詩曰風動萬年枝李善曰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株然竟不著其物色種類因何而名萬年也西京雜記曰武帝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異樹亦有制為美名以標奇麗中有千年長生樹十株萬年長生樹十株此即玄暉所引萬年之枝也耶既曰制為美名以標奇麗則凡冬夏常不彫改者皆可名為千年萬年也泊宅編曰吳興人撰徽宗時與畫

學命題以試畫者曰萬年枝上太平雀試者皆不知樹為何樹雀為何雀試已有問諸中官者應之曰萬年枝冬青樹也太平雀頻伽鳥也此亦據中官意撰耳而夫萬年實為何樹元無所本也以其名思之其類必為冬青無疑矣而曰萬年千年者從其不彫而標之美名則自可意想也黄圖建章鳳皇闕人呼為貞女樓注之者曰司馬相如賦云豫章貞女樹長十仞大連抱冬夏常青未嘗凋落若有貞節故以為名則直以豫章為貞女

樹也木之更冬不凋者多有之矣松柏栝檜杉櫧桂楠未嘗改柯易葉若以命之為萬年千年無不可者特不知果為何木耳夫木之主名難改矣而其制為美名則黄圖之説必得其實也

荔支

黄圖上林扶荔宫以荔支得名元鼎六年破南越自交趾移種百株無一株生者連年移植不息偶一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誅數十人遂不復蒔其

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於道路至後漢安帝時交趾太守唐羌極陳其弊乃始罷貢按此即相如賦謂遝荅離支者矣離支之實既至長安而槃夥遝荅或是夸言而謂離支有木在上林中則自可移種不可臆度以為無有也

玉蘂名鄭花

唐昌觀玉蘂花長安惟有一株或詩之曰一樹瓏鬆玉刻成則其葩蘂形似略可想矣春花盛時傾城來賞至

謂有仙女降焉元白皆賦詩以實其事則為時貴重可知矣曾端伯曰韋應物帖云京師重玉蘂花比至江南漫山皆是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愛惜則是江南有花瓏鬆而白其葉可用以染者真唐昌之玉蘂矣高齋詩話又云是楊汝士帖未知孰是　山谷曰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謂之鄭花王荆公陋其名予請名曰山礬此花之葉自可染黄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又高齋詩話曰玉蘂即今瑒花也予按瑒雉杏反玉圭名也

瑒鄭音近而呼訛耳吾鄉又呼烏朕花朕鄭瑒音亦相近知一物也江南凡有山處即有此花其葉類木犀而花白心黃三四月閒著花芬香滿野人家籬援皆斫其枝帶葉束之稍稍受日葉遂變黃取以供染不藉礬石自成黃色則魯直之言信矣至謂僅高三二尺者蓋土人不以為材稍可燃燎亟樵之不容其長惟長安以為貴異故其幹大於他處非別種也予家塾之西有山礬一株高可五七丈春花盛時瓏鬆耀日如冬雪凝積闔

一里人家香風皆満比予辛未得第而歸則為人所伐矣乃知唐玉蘂正是人能護養所致非他處無此之木也

登聞鼓肺石

唐六典大明宮有含元殿夾殿有兩閣左曰翔鸞右曰棲鳳兩閣下皆為朝堂東朝堂置肺石西朝堂置登聞鼓長安志館圖皆同太極宮之太極殿其朝堂亦皆夾殿而左右對出故鼓石皆在殿旁朝堂之内也即六典所敘謂

大明悉同承天之制者也沈括筆談曰唐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即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者也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如今撾登聞鼓也括之此言必有所本然朝堂不在殿門之外此石何由外出豈其唐亡宮殿已廢或欲移而它之緣重而棄乃在闕外耶因其言而知肺石形象亦略有補然恐沈未得確也唐之有登聞鼓自高宗始會要曰時有抱屈人賫鼓於朝堂訴

事乃命東西廊朝堂皆置鼓則不獨太極大明兩宮有之雖東洛朝堂亦有也按通典刑法門載隋文帝制曰四方寃訟州縣及省不為治者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以聞然則晉隋閒已嘗置鼓矣會要謂抱屈人賫鼓詣堂當是唐人知隋世已自有鼓許之詣事故賫鼓自詣也然則朝堂置鼓已在唐前矣況獨以鼓例石是但知登聞院有鼓而不知西洛朝堂已自有石也六典於刑部又曰寃滯不達聽撾登聞鼓又惸獨老幼不能自伸

者乃立肺石之下立石者左監門衛奏聞撾鼓者右監門衛奏聞然則鼓可撾矣而肺石不可擊也但見人立石旁即知其有寃欲直也垂拱元年敕朝堂登聞鼓及肺石不須防守其有撾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狀為奏（會要六十四）則與沈語又復乖異也沈以意料而六典會要自載其時制法其可疑可信固有間矣

立仗馬

李林甫設事諗衆而求禁絶言路其說曰諸君見立仗

馬乎常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立仗馬者馬之立乎仗中者也仗衛方立馬或嘶鳴輒斥退而換他馬惡其譁也顔真卿嘗論仗馬曰太宗勤勞庶政其門司式曰無門籍有急奏令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壅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所以平治天下也即真卿此言而推之則太宗著令凡人不預通籍者如有急奏亦許乘此二馬而有司引使入奏也其於招言防壅可謂至矣至唐會要亦記仗馬詳其所用則與太宗初意全不相

類矣天寶八載敕自今以後南衙立仗馬宜停其進馬官亦省謂之進馬則非臣下之所得乘矣又曰十二年楊國忠又奏置立仗馬及進馬官則馬之與官至此皆復而其所立名義特擬供御則求言本意全革易矣至大歷十四年閑廄使奏準例每日於月華門外立馬兩疋月華門在宣政殿仗下歸廄廣德後無馬可支即并與奏御之馬亦廢而不供矣當時以進馬之不可闕也而降命使之復置復支則無許奏事人乘馬之文矣然則太宗

招言之馬既已變為供御之馬而執牽之官又名進馬則是專擬進御而臣下不復可得乘跨也太宗設馬初意至此而全泯沒矣此其變易之機正與玄宗設圖而開元之無逸遂為天寶之山水同一意也若其改制之後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則全以御馬之食食之以肅仗之禮責之則其初時臣下得乘之制全無本祖矣臣下欲望乘以入奏其可得耶至於進御之馬惡其嘶鳴則尚有可攷者矣唐北都有過馬廳韓渥詩云外使進

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上馬必中官御以進謂之過馬既乗之然後躞蹀嘶鳴也則未御之前不令嘶鳴者是林甫指為一鳴輒斥者也北都者河東太原府也𤣥宗以高祖起義此地故建為北都北都使宅即高祖舊居也既為留都而過馬之制仍放正都故北都亦有過馬廳也國朝之制每御後殿立馬兩行於仗衛中鞍轡皆為龍飾則是倣唐進御之制無復太宗求言之制矣宣政間有嘗為内諸司者為予言後殿前殿中

間有露行無屋處索馬乘御而過

魏徵宅

魏徵宅在丹鳳門直出南面永興坊内封演見聞録曰徵所居室屋卑陋太宗欲為營造輒謙不受洎徵寢疾太宗將營小殿遂輟其材為造正堂五日而就開元中此堂猶在家人不謹遺火燒之子孫哭臨三日朝士皆赴弔唐傳所載亦同惟百官赴弔出於詔命則與封説差異耳然唐世君臣共知欽重正直於此可見矣至白

居易傳則又有異焉曰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徵孫贖故第居易時為拾遺當元和四年建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世不能守陛下宜為賢者子孫贖而還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若如居易所言則是太宗殿材所造之寢至元和猶在開元中不嘗遭火也特子孫不能保有而遂貨鬻之耳予詳思其理開元間所火當是殿材之為正寢者耳而他屋不嘗皆火也直以清貧之故子孫盡舉其有而鬻之居易深探太

宗重徵之意欲其還贖使事出朝廷而不出臣下也至會要所載又異於是曰元和四年上嘉魏徵諫諍詔訪其故居則質賣已更數姓析為九家矣上出内庫錢二百萬贖之以還其家禁其質賣據此所記與居易傳略同當是會要又欲歸美憲宗不欲出自臣下建請耳

寺觀

慈恩寺 進士題名前進士 先輩

在朱雀街東第三街自北次南第十五坊名進昌坊貞觀二

十二年高宗在春宫為文德皇后立此寺故名慈恩南臨黄渠水竹森邃為京師之最寺西院塔崇三百尺神龍後杏園六月十五日進士關宴悉於塔下選同年中能書者題名其上松窻雜録雜録則曰張莒實始為之遂成故事而錢希仁南部新書則曰韋肇初及第偶於慈恩塔下題名後人慕效遂為故事未知孰是元和中李肇著國史補曰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既捷列名於慈恩寺謂之題名大醼於曲江亭謂之曲江會亦謂之關宴

或曰及第後遇未及第時題名即添前字故詩曰曾題名處添前字其相推尚亦以先得第者為先輩先輩之語雖起唐時然其來已久漢宣帝制學生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能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試通亦得為文學掌故唐語之謂先輩前進士者取其得第在先故以為言也

感業寺 武后為尼

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太宗上僊其年即以安業坊濟度

尼寺為靈寶寺盡度太宗嬪御為尼以處之此寺之東又有道德寺亦尼寺也改造道德寺為崇聖寺充太宗別廟永徽五年太宗忌日高宗詣寺行香武氏泣上亦泣王皇后欲以間蕭淑妃之寵令武氏長髮勸上納之後宮以通鑑長安志及呂圖參定通鑑言武氏在感業寺長安志云在安業寺惟此差不同然志能言寺之位置及始末則安業者是也

薦福寺

薦福寺在朱雀街東本蕭瑀宅天授元年改為薦福寺

院東有放生池周二百餘步傳云即漢世洪池陂

香積寺

香積寺呂圖在子午谷正北微西郭子儀肅宗時收長安陳于寺北唐本傳云距豐水臨大川大川者沈水交水唐永安渠也蓋寺在豐水之東交水之西也呂圖云在鎬水發源之北則近昆明池矣子儀先敗于清渠至此循南山出都城後據地利以待之也

安國寺興唐觀興唐寺

安國寺在朱雀東第四街之長樂坊若興唐觀則與之同坊而興唐寺別在向南一坊矣開元八年營造之初勑令速成其興唐觀即毀興慶大明兩宮別殿而取其材以為觀矣而興唐寺材亦殿材也其天尊殿即興慶宮之通賢殿也門樓即大明宮之乘雲閣也至於精思堂即以白蓮花殿為之而老君殿亦以甘泉殿為之後至元和八年又增壯其舊觀之地北距太極宮城因是有複道以為行幸之所長安志則知毀殿為觀固以徼福

要之亦便遊幸也教坊實在其地即可見矣至夫通賢
乘雲白蓮花甘泉等四名者既經改毀史冊之書宮殿
者遂沒其名以此知古來宮殿難得其明矣

太清宮太微宮紫極宮

隋開皇間已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禮閣新儀）唐
家以老子為祖天寶元年田同秀言老子降丹鳳門外
於是置廟後改此廟名為之宮二年加號大聖祖又敕
西京為太清宮東都為太微宮諸州為紫極宮十二載

又加帝號每歲四時修朝獻之禮初建廟取太白山白石為帝真像衮冕之服當扆南向玄肅二宗真容立侍左右每天子有事于南郊即先朝謁太清宫張廵起兵帥吏士哭玄元皇帝廟廟即睢陽郡之紫極宫也紫極宫凡外州皆有本朝置天慶觀許就以紫極宫為用

唐昌觀

在京城東有玉蘂花 劇談録詳載有説在前

興聖尼寺

在朱雀街西通義坊本高祖龍潛舊宅

崇德坊崇聖尼寺

進士櫻桃宴在此寺佛牙閣上長安志

雍錄卷十